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
第十一回 昏迷怨恨病過三春 歡喜憂驚愁逢一刻

話說寶玉迷了本性，自瀟湘館回房。將及進門，被鶯兒提醒了一句，即便栽倒了，吐了一口血出來，登時昏迷不醒。慌得一家子都趕了來，把寶玉扶到床上去，只是昏昏沉沉。試試他身上，微微的有些汗點兒。王夫人、寶釵只是眼淚鼻涕的。李紈也慌了，賈政又有公事未回，賈璉飛風的叫騎著馬請王太醫去。去的人一會子就轉來，回道：「王太醫出城去了，小的已經叫人打著車沿路招去，也留人在他家裡省得錯過了。小的聽說大街上到了一位廣東的名醫汪大夫，脈息藥味兒通好，門口也熱鬧的很，通說印強，小的也請了來。敢則先診診脈，再不就打發了馬錢，單等王太醫瞧。」賈璉心下躊躇，王夫人便道：「這小子倒也活變，且請上來瞧瞧。准，就吃他的藥呢。」

賈璉聽了，隨即出去陪了進來，內眷們就迴避在裡間聽著。先是叫人告訴賈璉，不要告訴他病原，只讓他自己看自己講。這賈璉就陪他到了寶玉床前坐下。這個汪大夫倒也不問什麼，按了寸關，低著頭只管靜靜的想。眾人看見他這樣光景，都說這個大夫有些意思。一會兒又換右手診了，討了紙拈子瞧了一瞧，大夫就自管搖起頭來。眾人皆呆了。又捏捏他的人中兒，寶玉就哼一聲。大夫道：「還好。」眾人略覺得放心些。大夫站起來，向賈璉讓一讓道：「外面講。」

賈璉就跟了出來，賈璉忙問道：「老先生看得怎麼樣？」這汪大夫搖著頭努嘴咂舌地說道：「二老爺這個症候也不小呢。據晚輩看來，胃火熱得很，故脾脈弦洪，火急上升，從肺竅而出於咽喉，故為咳血。總由胃虛不能攝，血為火逼，熱經在心，移熱於肺，切不可喝水。只恐轉經火盛，到第七日後，還要發斑。」

賈璉及內眷們通駭呆了。王夫人就問著壁問道：「問問大夫到底礙不礙，有救沒有救？」

汪大夫道：「二老爺，回上老太太，晚輩細細地瞧準了，怎麼沒有救？但請放心，只是這個病來的快去的遲，卻是急性不得。如發斑、錦紋者為斑、紅點者為疹。疹輕斑重，防它變紫黑色，以致熱極而胃爛，一經出汗就難治了。晚輩總要好好疏解，化做疹子，這便輕下來，也好得容易。」

王夫人與賈璉著實的稱謝。這汪大夫就定下方兒來說道：「請二爺送給老太太瞧，這是犀角地黃湯，外加當歸、紅花、桔梗、陳皮、甘草、藕節，叫他快快地引血歸經。先吃了兩劑再瞧。晚輩還出城去有事，改日再敘罷。」就出去了。這裡正在疑惑，王太醫就來了。熟門熟路的，聽見要緊，就一個人同了吳新登上來。賈璉慌忙同進去看了。王太醫知道驚惶，連說：「不妨不妨，可回上太太，盡著放心。」

賈璉道：「可要紙拈子？」

王太醫道：「不用，不用。」也便讓出來坐下，王太醫道：「這二爺的症候呢，原不輕。但只要看得清楚，大要在血虛肝燥，肝火乘肺，火盛燦金，自然冒了些出來。大凡肝經的治法，只可疏肝，不可殺伐。一面疏肝，一面保肺，就便涵養心脾。而且氣統血，肝藏血，只可順勢疏達，解散肝鬱，這心肺兩經自然和養起來。」

便提筆寫了一帖道：六脈惟肝經獨旺，鬱極生邪，以致左寸微弱，心氣衰極。總因木旺不達，侵克肺金；肺氣不流，凝而為痰。血隨氣湧，法宜疏肝保肺涵養心脾。擬用逍遙散參術越鞠丸，以疏肝理氣為主，肝平氣行鬱散，再進補劑。候高明酌定。王太醫便將方兒定了出來，這裡賈璉就送上去。王夫人見兩個大夫意見不一，益發惶惑起來。賈璉就說道：「這王太醫在咱們府中從沒有錯過，且將汪大夫的方兒給他瞧瞧。」

王夫人點點頭，賈璉就將汪大夫的方兒送出去。這王太醫瞧一瞧，嚇了一跳，就便道：「可吃了？」賈璉道：「沒有。王太醫笑道：「還好。這了不得，了不得！他竟看做了傷寒症內胃熱的症候去了。豈有此理！還說道『轉經發斑』，可笑可笑，了不得。還說『喝不得水』，笑話笑話。明明的《海藏》上說道：『大凡血症，畢不宜飲水，惟氣則飲水。你看寶二爺醒轉來就要喝，也只給他杏仁米飲湯，少少的加些陳皮潤潤他的脾胃二經。這個方子吃一帖明日再換，只不要再給他氣惱兒。」

這王太醫也去了。這裡眾人聽了這番議論，見他說的針對，也都定了神。大家都罵起汪大夫來，說：「虧得沒吃了他的方子，這可還得了呢！」賈政卻也回來，聽見寶玉又病了，心裡也煩得很：「這個孽障，真個是前世的事，磨不清的！」只得叫了蘭哥兒到書房裡說話去，倒也不查問賈環。賈環也總不敢上去。這裡王夫人、寶釵、李紈正鬧著寶玉，那邊喜鸞的吉期漸漸逼近來。王夫人一總交與探春、平兒。平兒帳房的事原虧喜鸞相幫，至於自己的喜事如何管得，雖有喜鳳，也替她姊妹避著些兒，單是探春拿主。探春也時時刻刻過寶玉那邊去，忙得兩下裡照顧不來，又苦的物力艱難，剛剛的過了端午節，賈璉帳目上還支不開來，先有蘭哥兒的一番應酬，接手又辦起這事。賈政又是愛體面的，遇著這林良玉的親事，總說要厚些，留我的老臉兒。到銀子上面便不管幾遍地請示，只說：「你且照常的打個把式兒，等我慢慢開發還人家。」

這賈璉真急得要死，外面家人們便諫著說：「二爺空手兒辦什麼？」

裡面平兒又一件一件的說這也少不得，那是要緊先辦的。又鬧著寶玉的病，不是招算命的就是請太醫，再不就到處問個卦兒求個簽兒。單只因從前馬道婆鬧了鬼，賈政吩咐：「寶玉這孽障死也罷活也罷，單不許你們鬧鬼鬧神的，其餘憑你們鬧著吧。」

這王夫人，便一會子叫請璉二爺進去，又一會子催璉二爺快去快回來，恨的賈璉只跺著腳的抱怨。又是林之孝、周瑞進來回話說：「綢緞舖通不肯上帳了，前日開下來喜姑娘用的單子雖則硬著的取了來，他這會子現在門房裡要兌這宗銀子。又是西客的月利兒，通說過了期一個多月了，要候著二爺。」

這賈璉就逼著沒路走了，就走到前頭與賈政商議要向林良玉借挪借挪。賈政喝了一句：「沒臉面的！」

賈璉沒法，只得走了轉來。這林之孝、周瑞也沒法兒，只得走出去安頓了人。賈璉只得垂頭喪氣的走到自己房內躺在炕上，歪著靠枕呆呆地想。平兒也歎氣道：「我也知道你很難了，走又走不去，摺也摺不開，到了這個地位，誰還知道我們的苦呢？我們剝得下肉就剝下來也肯。可憐兒的弄到這樣，還存得個什麼在這裡？我也千思萬想沒有法兒，總要上了萬才得過去。今日三姑娘看不過，拿二千銀來支應支應。她倒也告訴過林姑娘，悄悄地瞞著上頭拿五千過來。橫豎是她們家的大事，只好且使了再講。」

賈璉就跳起來道：「可准麼？」

平兒道：「不准還講它做什麼？」

賈璉就走出去，一面說道：「也緊得很了，既這麼著，我且去約他們的一個日子。」

平兒連忙叫住他道：「你且住，除了這兩路也沒別的了，不要盡先不盡後的，好掛的且掛些兒，這裡頭也很怕斷韁呢。」賈璉就點點頭出去了。且說林黛玉自從寶玉碰進來發病傻笑，黛玉避了他，隨後聞他死死活活，一家子嚇得什麼似的。黛玉便想起來道：「這寶玉也實在地可笑。從小時候什麼光景，今日已經折斷了。他也是個聰明人兒，他從前也曾悟過道的，雖則走了錯路，回過頭來正好干他的佛門事兒。怎麼重新又迷的這樣，可見他這個人到底是個濁物了。就算為了我害出這個病來，關我什麼事呢？還是我去招他，還是他來招我的呢？便算真個害死了他，我也沒有什麼罪過。從前鳳嫂子害的賈瑞好，雖則賈瑞該死，正正經經的鳳嫂子也不該同他說那些歪話兒。誰見這麼樣的人家做嫂子的說合那樣的話兒？就算巧計兒害他，這也不必。各人只守得住各人便了，害人家做什麼？我從前同寶玉，哪裡有那麼樣的一字兒。據鳳嫂子這樣存心，怪不得他們說她臨死時終究被賈瑞的魂魄拉拉扯扯。不要說尤二姐了，只就賈瑞的冤帳也還他不清。而今寶玉這樣，就算寶玉死了，寶玉也不能比著賈瑞恨鳳嫂子的來恨我，真個乾著我什麼事。倒是舅舅、舅太太那麼樣待我好，寶姐姐待我也不差，我若在這裡看見寶玉有什麼的，也怪不好意思。不如打聽他凶的時候，我先搬了過去，倒也乾淨，誰還問誰來？」

便叫紫鵑、晴雯打聽寶二爺的病信。這晴雯聽見有這一句話出來，喜得了不得。只說林姑娘從前那些光景通是假的，今日聽見寶玉病得重了，便就露出真心來。隨即自己悄悄地趕來告知寶玉。誰知寶玉瘋得什麼似的，只是傻笑，人也認不出來。這晴雯坐一會兒，沒奈何也回來了。晴雯卻並不知黛玉心裡頭實在的意思。再說林良玉見吉期將近，心裡原想黛玉過來主張一切事情，只因為姜景星求親一事得罪了她，心裡十分過意不去。又有許多為難。一則黛玉說瘦子過去才肯過來，二則姜景星現在同居恐怕黛玉疑忌。總之懼怕黛玉，怕她受氣生病，就如傷了父母一般，故此不敢接她過去。卻又遇姜景星同著白魯只管低聲氣下地探問口風。良玉從前應承的那樣結實，而今怎樣的改過口來？便也右吞左支的。這姜景星又借著良玉的吉期近了，借影著說合些對面文章來，吟了兩句道：「獨向桃源問春色，劉郎不與阮郎游。」

又說道：「蓬萊宮闕容聯步，未許梯虹到廣寒。」

句句是打動良玉的話頭。良玉也著實不好意思，又不便再向黛玉處探問，真個說不出來。倒虧了結親的事，內有黛玉，外有王元，又有一班朋友相助，自己樂得會同年吃戲酒自在逍遙。不過閒話中間要受姜景星的嘲諷。這良玉本來天性友愛，又敬服黛玉的才，業已大鬧了一番，如何還敢在黛玉眼前提起這事。只好慢慢地想別的出路便了。且說王夫人、寶釵天天守著寶玉。這寶玉有時糊塗有時明白。明白的時候只管哭泣，糊塗的時候只管傻笑。也沒有什麼話告訴人，就便悄悄地問他，也不語言。這王太醫的藥吃下去也像見效，也像吃疲了，總說這是心界上起的，總要趁他的心願，儘管用藥治不得他的心兒。半中間也是太醫的意思，叫停了幾天。到得厲害著又請他過來。他也皺著眉說道：「告稟過了，左右是這幾味藥兒，就盡著的加減些，也出進的有限。倘如用了別的，總不穩當。這血症原也千奇百怪，到了牽扳著心肝兩經，總不好治的。並沒有什麼大推大扳的。」

這裡王夫人聽了，也沒什麼法兒。寶釵雖則大方，見寶玉這樣光景心裡也煩。只是每日裡五更天就起來，點了香燭，望著空裡，暗暗地拜禱。你道她拜禱的什麼神明？卻原來一心觀相，只拜禱了亡過的老太太。每日天色未明便跪下去禱告道：「我那仁厚慈悲有靈有感的老太太老祖宗，你在的時候這兩府裡若大若小誰不蔭著你老祖宗的福分兒？你老祖宗的仁心大量兒誰也不感激。皇天也知道了你在先把寶玉這個孫兒連心合命的，那麼樣疼他。他孝敬著你什麼來？我這個孫媳婦兒算什麼，你老祖宗偏選中了，那麼樣疼我，教訓我，要了我過來。我那世裡與你有緣，疼到這麼個分兒。而今寶玉病到這個分上，我知你老祖宗在陰空裡瞧見了，心裡頭也不知怎樣的疼呢。你老祖宗有靈有感送林姑娘回轉來，交給她幫著寶玉興旺，這兩府裡誰不知道？我只求你老祖宗快快地陰空保佑圓全了這件事情。寶玉也好了，你老祖宗的心事也完了。你老祖宗在世為人，去世為神，只可憐兒的，快快地圓全了。」

這寶釵一個人天天禱告，自然志誠通神了。有一天值王夫人趕早過來，在院子裡遇著了，悄悄地在背後聽見，禁不住流淚傷感，也跪下去差不多的禱告起來。這邊探春一心辦喜鸞出閣之事，不便問喜鸞就問喜鳳，有兩邊的話兒也來問問黛玉。兩親家的事，時刻見面商量，倒也十分妥當。賈璉有了銀子，事情上也很支得開了。外面鋪戶見賈府又有整秤的兌出來，料想是元妃娘娘賞下來的銀子還多，帳也肯上了。這榮國府依舊熱鬧起來，連那府裡也容易拉扯。那賈芸、賈芹仍舊想挨身進來，討些小差沾些汁水。這賈璉想起巧姐兒的苦楚，只要擺佈了他們心才爽快。卻礙著頂了一個賈字，如何還理他。又想起這些人多是鳳姐兒引進，不料自作自受，害了親生的巧姐兒。若不是劉姥姥、平兒兩人，這還了得，所以連賈環也恨起來，如何見了他們不惱？隨即喝開了。這賈芸、賈芹又去求賴大，也被賴大數說了好些。大家想一想，原來銀子這件東西就是這樣的，沒有它便走不開，有了它就行得去。不過做人兩字，全仗著這一件做去便了。罪過得很，不拘親友情誼，日用生活巴巴的全靠著它，所以天下世界的人為了它什麼都不管了。又奇怪得很，越有越要，越多越貪。這苟完苟美之心，誰也沒有。偏是個沒有他的，有了時也見好，沒有了也過得。越到這榮國府的勢分，盡著消磨，盡著要支架子，可憐兒的，這空架子好難玩呢。這也有個法兒，人生世上穿衣吃飯。飯上頭，只要顧我的肚腹；衣上面，總不管人的眼睛。有人奉承我也這樣，笑著我激著我也這樣。這便銀子的權柄輕了些。不過，榮國府這樣人家也要這樣做人，學也學不上來。倒好借端譬喻，如顏夫子學道一樣，欲罷不能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爾。且說榮國府中喜鸞吉期越發逼近，可的寶玉病體益發沉重起來。林黛玉聞知很要過去，又礙了前日的說話，說要等瘦子過門方才過去，怎麼自己說的自己也改過口來。卻也怕看見了寶玉有什麼事情，便告訴王元道：「兩邊都有事，我在這裡也不便，怎麼好回回大爺自己照應些。」

王元就懂了，卻曉得黛玉不好說話，不敢探問，就笑笑道：「小的也那麼想，單是大爺如何照料得了，又且日子快了，小的且回回去。」這裡良玉得了這個信兒，喜得了不得，立刻過來要請黛玉即便過去。黛玉道：「我呢，原要去，只是時候沒到。」

良玉也懂得，就道：「好妹妹，不要耽擱了。」

黛玉正色的說道：「怎麼樣改的話兒，憑什麼說話通改得的了？」

良玉懂得不提姜字的一句，就打躬央及道：「好妹妹，我而今叫你做哥哥，你這女哥哥的言語誰敢不依。我若除了一句話，再叫你改別的話兒，憑你打就是。」

黛玉也嗤的笑了，道：「我也沒見做妹子的好打哥哥，只要哥哥明白了我的心就是了。」這良玉就大喜，忙叫人來搬。黛玉道：「我只住絳霞軒，就便瘦子過來了也不挪到上房去。我愛這幾竿竹子兒，常要來瞧瞧它。」

良玉道：「這麼樣我也移到降霞軒。」

黛玉道：「煩也煩極了。要那麼關我就不過去。」

良玉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你搬我不搬，通依著。王元快快地就搬。」

王元答應了，便叫人搬。黛玉就說：「上頭這幾天因寶哥哥病得很，也很煩，我也懶得去。你替我悄悄地回一回。」

良玉道：「交給我，我就穿出去，回過來接你。」說完了良玉就去了。黛玉又叫晴雯道：「你怎麼的？」

紫鵑就拿話兒取笑她，嘻嘻地說笑道，她是騎兩頭馬兒的。急得晴雯要撕她的嘴，便道：「你便是會騎馬的，鬧什麼皇帝身邊只許有一個官兒。姑娘要攆，我也等姑娘，我剝你什麼分兒的。」

紫鵑笑道：「討人嫌的，人家玩了你一句，你就說上這些話兒，怪不得襲人嫌你。我告訴你，你要走，便是姑娘肯我也不肯。我替你收拾去。」

把個黛玉笑得了不得，說道：「晴雯，我是不肯放你的呢。」

晴雯又急起來道：「姑娘也跟著鬧，只護了紫鵑。莫說姑娘不放手，就攆著也不走。」

黛玉知道她的性格兒，哪裡肯再招她的話出來，便道：「好妹妹，真個的，捨不得我敢則好。」這裡就從從容容的搬。良玉也就過來，歡天喜地的接去了。到了這個吉期，可的也熱得很，單不過早晚陰涼些，到了午間也同南邊差不多兒。上面盡著放下簾子擺著涼冰。外面這些辦事的，通跑得汗淋淋的，手巾兒盡著抹不迭。還是林家的規矩，這正日子通不請客，就道賀也在明日，還覺得清淨些。只賈府上會齊了本家祭祖先，倒也很煩。還虧得李紈、探春有主意，因為寶玉這個病鬧得越凶了，就在宗祠內擺祭，也在那裡吃飯，也略覺得清淨些。這裡喜鸞已經躲了人好些時兒，想起配了這樣富貴雙全的人才，心裡也快活。想起父母不見，也就悽惶。又是嫡親的喜鳳妹妹還沒有人家，難道還要累著這邊的父母？只好自己過門後好好地成全她，只不要嫁遠了，還留一個同胞姊妹時常往來往來，知心著意的。喜鳳也想到：「一樣的沒爹沒媽的兩個同胞姊妹兒，姊姊而今已這樣了，誰想還跟上她。只是我這個人便怎麼樣？現今太太待我比著親生女兒也差不多。只是這府裡的事情也難了，怎麼還顧得到我身上。倒是我們姊妹情分兒很好，只要我這個姊妹念著同胞的情，照顧著我就好。只是我一個女孩兒家，姊姊如想不到了，我怎麼好說。」

原來她們兩個同胞姊妹一房一鋪的又那樣好，也就有彼此說不出的話兒。這喜鸞、喜鳳兩個守住在房裡多時了。到了這日，王夫人也免不得同了李紈來伴伴她，看看各件隨身物事。恰好寶玉這日清醒了些，喝了些稀粥，大家也放心，連寶釵也兩邊的往來。

這邊寶玉正在床上悶著，隱隱的聽見哭泣之聲，便叫雪雁不管誰拉了他來。可的這雪雁又是沒覷，招著去，見是傻大姐就拉了來。寶玉見是她，倒歡喜，就叫雪雁也走開，問她道：「誰又難為你？」

這傻大姐就傻頭傻腦地噙著淚道：「璉二爺打我。」

寶玉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傻大姐道：「他說從前寶二爺娶寶二奶奶時，是你告訴林姑娘。如今林姑娘已搬到林家去，你再不要亂說。說著就打我一下子。」

這雪雁聽見了，就連忙進來將傻大姐拉了出去，悄悄地道：「璉二爺叫你沒說，你偏又說了。你再說要命。」

傻大姐嚇得走了。這寶玉不聽見猶可，一聽見黛玉已經搬到林家去，恍恍的耳朵邊鬼也似的有人說道：「合著姜景星——姜景星了。」就肝膽裡一路火冒將上來，一聲咳，又吐了一口紅，面上火也似的，只管悠悠地喘著。慌得鶯兒、麝月、雪雁等趕到上頭去告訴。這裡王夫人、寶釵、李紈、探春、惜春、平兒、薛姨媽就一總的趕過來。只見寶玉眼睛不住地往上翻，腳底下漸漸地冷上來。一家子哪裡還管什麼忌諱，都就哭起來。賈政也慌著手腳忙趕太醫。王太醫趕進來，摸了腳脈盡著搖頭，叫「且將獨參湯灌著吧。」

這裡正亂著，外面吹吹打打，林良玉要進府奠雁，直把個賈政、賈璉急得亂跳。上邊喜鸞房裡一個正經人兒通沒有，倒是平兒有主見，拉了香菱過來照應著。李紈也兩邊走走，也叫蘭哥兒：「你瞧著太爺、二爺，你且往前進些。」

蘭哥兒連忙告訴賈赦、賈蓉。賈赦也知道大家張羅著。這寶玉的光景越看越不好，王夫人就哭起「沒福的兒、剝心的兒」，寶釵也哭得要死去了。還是探春抹著眼淚擎著茶杯，彎轉身將參湯去灌，一面向王夫人、寶釵道：「正要靜著些定他的神，再不要哭著鬧著。」

正在那裡勸阻，哪曉得府前震天的響了三炮，開了鳳凰叫似的府門，林良玉就擺著兩廣總督、兩淮運司及自己的翰林儀從，掌號、打鼓、鳴鑼、喝道、粗樂細樂一擁地闖進來。王夫人住著哭跌腳道：「罷了，冤家路兒，催這個命便了。」

林良玉偏生的坐一坐，再放著炮鬧著去了。王夫人催著，快快地打發喜鸞上轎，偏又林家的人上來回道：「還要等個時辰兒。」

賈府裡越發不耐煩。這寶玉定了一會神，倒受了些參湯，正要打算再灌，忽然間放著六個大炮，大吹大打的彩輿迎了喜鸞出門。這寶玉像跳一跳似的，氣也不喘，緊閉牙關，參湯也不受了。這王夫人、寶釵等就放聲大哭起來。賈政也知道不中用了，只送了眾人出去，獨立一人坐在外書房內掉淚歎氣。賈璉將外面林家的事支使開了，飛地趕進來，見哭得震天動地的，也不管，便走上去，渾身上下摸一摸，立刻回轉來，搖著手道：「沒鬧！沒鬧！」

眾人住了哭。賈璉道：「雖則氣息兒微細，渾身溫溫的，手腳也軟，鬧什麼。慢慢地盡著灌參下去。」

王太醫也在外間看著參罐，也說道：「通要悄悄地，再定安神灌著參下去。」

眾人就寂然無聲，連腳步兒都不響。偏這一晚月亮明得很，不知那裡一個老鴉回去遲了，呀呀地叫過去。眾人只暗暗地罵。那林家的笙歌鼓樂之聲，一晚上直到夜深了還不絕。原來林良玉迎了新人進去，交拜坐床已畢，便請黛玉陪了，自己出去陪了曹雪芹、白魯、姜景星等看了半夜戲。這黛玉十分快樂，又愛喜鸞，又替哥哥做主，千方百計地自己不飲，單把喜鸞灌得個二十分的醉，自己十分的玩；同著紫鵝、晴雯悄悄地遣開了她的丫頭墨琴、筠秀，竟服事她睡下了。自己一面暗笑著回去，一面叫人去請哥哥。良玉還不肯進去，轉是眾人催他進去，外面眾人喝著酒，看著戲，足足地鬧了一夜。原來王元聽得寶玉病凶，恐怕喜事中間有人說什麼，日裡頭就叫柳嫂子去瀟湘館內叫老婆子、小丫頭一總過去，關了瀟湘館，鎖上角門，故此寶玉這樣，通不知一點信兒。正是：東院笙歌西院哭，南宮歡笑北宮愁。王夫人守到三更時分，只見寶玉的面上紅氣清淡了，顏色也呆呆地黃起來，倒覺得喉間有些響，連忙灌湯，也受了些湯，漸漸地回過氣來，「噯」了一聲。王太醫知是回光反照，急說道：「這倒不好，快將這參膏子盡著趕下去。」

隨即灌下些。寶玉張開眼來道：「太太呢？」

王夫人摸著手含著淚道：「我兒，我在你身邊呢。」

寶玉瞅了一瞅，流下淚來道：「太太，你同老太太白疼我了。」

探春再要上前灌參，猛聽見寶玉叫道：「黛玉、黛玉，你好……」說到好字便住了，渾身就發起冷汗來。直慌得王太醫在外間屋裡跌腳，王夫人等倒反哭不出來。忽然寶釵栽了一交，連忙扶她起來。寶釵說道：「奇怪得很，明明白白見老太太顛危危地走上去，我就栽倒了。」

王夫人、寶釵再看寶玉時，面也不很黃，氣息兒也有，汗也住了，身上還只溫溫的。王夫人便叫悄悄的快快供起老太太香案來。這寶玉半死半活的鬧了幾天，那邊良玉家裡卻熱鬧的很，天天戲酒還鬧不清。這林良玉完婚之後，得意自不必說，卻怪喜鸞總不交一言，直像啞子一般。遇著良玉轉身時，卻又嬌聲細語千伶百俐的。這良玉心裡不解，不知什麼上得罪了新夫人，就問黛玉。黛玉也和嫂子好得很，單單不知道這個。良玉便悄悄地叫了墨琴問她，墨琴就說合來道：「奶奶只怪老爺頭一天故意的出去了，叫大姑娘陪著。又叫大姑娘千方百計地將奶奶灌醉了；心裡為這個恨得緊。說要和老爺講話，只要老爺將大姑娘也醉得這麼著一番，心裡就不計恨了。」

良玉笑道：「原來這樣，這是大姑娘玩人家，我並沒有支使她。奶奶果真要這樣也容易。只是我原喝的酒，大姑娘氣體兒弱些喝不多，喝多了怕不舒服。咱們今日就趕晚涼喝一會兒。只是盡著醉，大姑娘也喝，她也要陪著醉。再則往後不許裝啞子了，再裝著我真個的再同大姑娘灌醉她。」

墨琴就說多了，喜鸞也笑著點點頭。林良玉真個往北窗後梧桐芭蕉的院內擺著些劍蘭、珠蘭、茉莉、夜香花兒，支起藤床竹蓆，拉她姑嫂兩個著實地喝起酒來，也叫小丫頭子帶著洋琴、弦子、琵琶、鼓板，唱個新雅的清夏暑兒。這黛玉的酒量本來有限，又遇著了她們暗算，不覺地酩酊大醉，就便坐不住立不住的，腳底下寫起之字來。良玉夫婦連忙扶她回去。這黛玉就倒頭睡下。誰知黛玉因這一醉，就醉出一件天大的事情來，要知端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